

▼已在異地找到工作的河南農民工領取100元的政府補貼 (新華社)

▼新一代農民工教育水平提高了，南下打工時對發展前景也相對提高了 (新華社)

「用工荒」
2
透視

新春過後，珠三角出現了「民工荒」，媒體也跟着「慌」了，普遍認為「民工荒」是件不好的事情。不過，中國「三農」專家李昌平教授則撰文指出，「民工荒」的出現，是中華民族最底層群類——農民工們思想進步的表現，這為農村調整生產關係創造了條件，標誌着改革開放設計師鄧小平早就期待的「兩個飛躍」和共同富裕時代終於開始，對中國是件實實在在的大好事。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二十八日電】

三農專家：新一代「我有我理想」

民工荒是社會進步

火車回到深圳打工 (新華社)



「包身工」時代落幕

本報記者 劉巧雄

長期關注「三農」問題的湖南省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副會長石書紅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隨着世界經濟危機跡象的好轉，今年開春，珠三角、長三角企業均接到大量訂單，卻招不到充足的員工。此種關係的微妙變化意味着創造了中國奇跡的農民工「包身工」時代正退出歷史舞台。

石書紅指出，今年大規模「民工荒」的出現，說明了農民工群體正實現一次大規模的代際替換，新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相對於父母輩，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更有明確的權利意識，已經敏銳地意識到自我價值的保護，身體的重要性、勞動的尊嚴。

農民工一詞是制度性歧視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出現了神速變化，這除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引導和科技進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量農村勞動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業中，使得社會整體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農村勞動力大量聚集到沿海的新興工業區，即人們熟悉的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區，其中珠三角地區的經濟主要靠農民工支撐。

▼浙江企業引進職
校技工緩解用工荒
(新華社)



石書紅指出，三十年來，因為農村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優勢，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出口退稅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為了進行政績競爭而制定的種種引資政策，把農民工置於一種公民權利系統喪失的狀態。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農民工」、「民工」這個概念的長期而廣泛的存在、使用。

自古以來，農民一直處於最底層、最弱勢群體。到了新中國，特別是到了改革開放，政府允許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卻不允許農民作為完整的人遷徙到城鎮。企業同樣不把農民當作享有合法權益的產業工人對待；企業有訂單時就拚命壓榨農民工的血汗，沒有訂單就毫不留情地驅逐農民工。

在沿海打工的農民，永遠都是臨時工，因為存在着嚴重的制度性歧視，他們的收入和福利沒有任何保障，且勞動強度強。然而，因為要養家糊口，儘管農民工像「包身工」一樣受到超強度剝削，但依然不能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在工廠所在地，他們永遠是被奴役的農民工，不能享有任何社會勞動保障和任何政治權利。

正是因為農民工永遠是打工的農民制度的存在，讓農民在新興工業區內打工時永遠是被剝削的「包身工」身價。隨着農民工群體實現代際替換，年輕農民工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乘着這次「用工荒」的出現，此後，自由、平等、人格尊嚴等等價值必將成為農民工主流價值。

李昌平指出，珠三角民工荒的出現，說明農村勞動力和中西部製造業勞動力的收入增長速度超過了沿海地區農民工資增長速度，也說明內地經濟圈的競爭力比珠三角地區強。「民工荒」的出現，正為珠三角務工人員獲得正常待遇創造了條件。

產業轉移助實現均衡發展

以前農民工過剩，找工作難，在招工方的眼中永遠是「嗟來之食」者，現在「民工荒」了，農民工的自我價值將得到充分體現，從此，中國農民真正成

▼加強農民工培訓有效緩解
用工荒 (新華社)



春節長假後，珠三角、長三角等多個地區出現了工廠招不到工人的「勞工荒」。作為傳統勞務輸出地的重慶，也有不少年前「歸巢」卻選擇留在本地或鄰近的成都等二級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談到為何不再嚮往沿海，他們對記者道出了心聲：「沿海老闆不『耿直』，還是留在家鄉較舒服。」

老一輩不願離鄉別井

38歲的黃建新在東莞當了近10年的流水線普工，前前後後換過的工廠多到他也記不清楚，對於這些短則幾個月，多則一兩年的打工記憶，他感慨地說道：「沿海地區，很多老闆都不『耿直』。要你時覺得只要多出點錢，你什麼也願意；不要你時，就一腳踢出廠門。」
「在東莞，很多普工的底薪只有八百至一千元。你要是能吃苦肯加班，一個月二千多元倒是能拿到，放到2004年那時的確是不錯的。」這位年近中旬的農民工繼而眉頭一擡，憤憤地說道：「但這些年物價漲了多少，我一個月生活開支要五百至七百元，但近年工資卻幾乎沒漲過。去

為了中國的主人。

李昌平說，「民工荒」的出現，為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創造了機會，有利於內地實現均衡發展。可以促進東部產業西進，不僅給產業轉移帶來機遇，也給經濟轉型創造了機會，有助於中國從外向依附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也有助於經濟發展回歸「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本位，還將大大減輕每年春運帶來的交通壓力。

「民工荒」的出現，還為農村調整生產關係創造了條件，有利於農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發展，標誌着鄧小平早就期待的「兩個飛躍」和共同富裕時代終於開始。同時，「民工荒」也說明了城市經濟的吸引力減少，農村吸引力在增加，這對於農村進行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無疑大有好處。如果農村缺乏人才，談任何發展都是空中樓閣。

低端製造業發展模式改變

李昌平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為中國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工資的平均水平遠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民工荒」的

出現，說明了新一代農民工的覺悟提高了，自我價值有了新的體現，更說明中國幾十年來以「低成本優勢」、「低環保優勢」維持低價製造業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再延續下去。

當然，「民工荒」的出現對那些產能過剩、僅靠壓榨民工的製造廠家是大為不利的，對靠臨時定單找臨時工的皮包商更為不利，而少數地方的GDP增長速度同樣會受到影響。

李昌平認為，要避免中國整體性「用工荒」的到來，必須緊緊抓住三個關鍵：一是大力發展村社區生產經營合作社，提高農業規模化、機械化水平，把更多閒置和半閒置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二是加大鼓勵和扶持沿海低端製造業西進的力度，方便勞動力就近就業；三是產業升級，提高工人工資水平，吸引更多農業勞動力非農就業。

一個擁有13億人口且農民佔多數的大國，不可能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暫時的「民工荒」，只是說明新一代農民的素質提高了，自我價值的保護力度增強了，這無疑是中華民族素質進步的最大表現。

渝民工嘆沿海老闆人情味薄

本報記者 彭博

年打整整一年工，每天工作十小時，到頭來就賺到一萬多元回家，我弟弟在家養豬都能賺到這麼多。」

促使黃建新今年不再返回珠三角打工的原因除了「辛苦又掙不到錢」外，缺乏安全感也是其中的重點。他表示，東莞很多小廠在缺少勞動力、訂單積壓時經常會以貼出高待遇的方式招攬工人。但一到訂單處理完畢，便會翻臉不認人：「一般這種工廠都是採取『計件』的方式，讓你在加班加點完成訂單那段時間拿到高領薪水，但卻會用各種理由延緩和你簽訂合同。等到訂單處理完畢，一時沒有活幹了，便會一腳把你踢出大門。」

對於這種情況，黃建新表示工人其實也相當無奈，雖然在招聘時企業對合同閃爍其辭，但「你不賺這份錢，總有其他人會來賺這份錢」。而且運氣好一點，能夠從年初直上大半年。「挺像一種賭博」，他說道：「但你沒辦法，普通的工廠開出的普工月薪實在不盡人意，你是來賺錢的，當然一切以賺錢優先。但現在我不想再過這種不穩妥的生活了。」

黃建新談到，今年打算和弟弟一起搞小香豬養殖，「現在在重慶搞養殖還是挺能掙錢的，不比到沿海打工差。而且親戚家人也在身邊，寬心很多。」

新生代要求發展空間

「普工？我過去可不是做普工的。」打算正月十五後前往江浙「闖蕩」的廖勇臉上帶着20歲年輕人特有的憧憬和衝動

，面對記者的提問，他爽快地笑了起來。家在奉節農村的他，16歲起輟學來到重慶跟隨舅舅學了數年汽車維修，現在已有一手挺棒的修車技術。

與黃建新等年齡較老的農民工不同，廖勇等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前往沿海打拼，有着獨特的視點：「重慶雖然穩定，但一成不變的平淡生活會讓你覺得『悶』的。」他稱，有朋友在沿海一家賽車隊做技術人員經常跟着車隊全國各地跑比賽，這次回鄉和他談到的各種見聞趣事，讓他尤其羨慕。正好車隊需要吸收新血，於是便辭了工作跟朋友一起過去了。

「我有自己的夢想，趁年輕時多跑跑、看看、玩玩，這很棒。而且到沿海地區能學到很多東西，這才是促成我去求職的主因。」廖勇談到，自己非常重視能夠學到新知識，還有企業能提供給自己的發展空間，畢竟「有了本事以後才能賺大錢」。

「出賣自己最寶貴時間，辛辛苦苦在流水線上打零工，純粹是浪費生命。」廖勇笑着說，「若是只為了找錢，我在重慶這一個月也有二千元，還輕鬆。何必跑到沿海？學東西才是最重」

